

台湾谐谑侠义宗师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谐谑武侠系列



快乐七桃郎

〔台湾〕松柏生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台灣諧謔俠義宗師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諧謔武俠系列



快乐七桃郎

〔台灣〕松柏生

下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台湾瑞如出版公司授权 侵权必究

总策划：刘续国

版本顾问：尚夏全

责任编辑：俞中行

封面设计：江上风



ISBN7-80599-713-6/1·245

定价(上、下册)：19.80元

台灣 松柏生

武俠小說

快活七桃郎

①

延邊人民出版社

台灣 松柏生 武俠小說系列

快活七桃郎



延邊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

快乐七桃郎(上下册)

(台湾)松柏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天虹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520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80599-713-6/1245

印数:1-15,080册

定价:19.80元

内 容 简 介

南宋末期，金兵南下，势必吞并南宋，然而，事情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各地抗金浪涛汹涌。于是，为了稳定局面，进一步收买人心，他们训练一批批妙龄女子，出姿色相，依靠女人来实现他们的计划。

南宋朝廷为了挽回败局，重整山河，由公主出面物色了一个人，江湖人称“泥土”的侠义杀手倪安，命他前去刺探金国军情，其代价是公主的肉体。倪安化装后潜入那些女人之中，开始了神圣的使命……

远在大漠的蒙古人不甘心金国独吞中原，他们派出本国公主，公主混入少女群后，不料却失身于倪安，并泄露军机，她将如何回国交待？

南宋、大金国、蒙古，好一场七百多年前的间谍战。金戈、铁马外加女人。

倪安查出屡次与他做对的金国重要人物，竟然是……他将怎样去面对？国仇、家恨、他何去何从？

莫失良机，开卷令你在饱眼福。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泥土任人践踏吗 | (1) |
| 第二章 | 泥土会千变万化 | (27) |
| 第三章 | 卡拉欧克有够赞 | (57) |
| 第四章 | 唱吧跳吧抓狂吧 | (85) |
| 第五章 | 万红丛中一点绿 | (114) |
| 第六章 | 坐怀不乱心似铁 | (141) |
| 第七章 | 这些马仔可真狠 | (169) |
| 第八章 | 吃人居然不吐骨 | (195) |
| 第九章 | 钢剑一扬群妖寒 | (225) |

目 录

- 第十章 情剑一扬群妞迷 (253)
- 第十一章 魔女居然学闺女 (279)
- 第十二章 怪模邪状够恶心 (305)
- 第十三章 邪拼邪大快人心 (337)
- 第十四章 香拼艳大饱眼福 (364)
- 第十五章 情乎欲乎难分明 (394)
- 第十六章 爱乎情乎难清楚 (422)
- 第十七章 惊天动地大车拼 (450)
- 第十八章 为爱绵绵无绝期 (473)

第一章 泥土任人践踏吗

今年北区高中联考国文科作文题目为：“泥土”哇赞！好题目，好有意义，好容易发挥的题目。

哇操！命题人员应该得奖！

泥土，它抚育万物，却令万物践踏！

当然啦！风有时瞧不惯泥土如此遭到践踏，它会打抱不平的刮起土屑去警告万物一番！

可是，泥土却无所不在的追随万物，它即使被大水冲刷，到最后仍然会默默沉淀在各处。

它即使被装入大水桶中溶化，它仍然会沉淀，只要水一干，它仍然会卡附在桶壁，而且是默默的贴着。

难怪人们一直怀念泥土，尤其是故乡的泥土更是值得怀念，你听：“这把泥土！这把泥土……”多么令人怀念呀！

当今江湖亦有一个“泥土”，它是某一个人的外号，此人出道至今已经长达三年，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过，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有“泥土”这号人物。

作奸犯科之人更是牢记着“泥土”以及提防着“泥土”，因为，“泥土”专门对付这些作奸犯科之人呀！

时值金兵犯宋，宋室偏安，局面更乱，所以，有不少混水摸鱼的人大发“国难财”，搞得人心更加的惶恐不安。

物价飞涨！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六月六日断肠时，若非必要，人们皆不喜欢外出，可是，位于长江三峡沿岸之襄阳却是车水马龙，热闹纷纷。

因为，今天正是“襄阳王”吴万财之六十大寿。

提起吴万财，任何人皆会竖起拇指说：“真赞！”或“盖高尚”，因为吴万财不但有万贯家财，而且为人四海又乐善好施。

任何一位道上朋友只要开得出口，吴万财一定付得出，所以，他是黑白两道通通罩得住，吃得开！

今天是他的六十大寿，自各地来自祝寿的人及本城城民在一大早便前往吴府拜寿，所以才会出现这付盛况。

吴府位于襄阳城中心，而且吴府周围一里内之房舍完全归吴万财所有，可见吴万财真是财大气粗呀！

这些房舍平日租给别人经营各行各业，早在三天前，这些店家便自动歇业，专供招待远途贺客食宿。

贺客川流不息，吴府之招待人员却有条不紊的招待着。

吴万财之两位儿子吴俊明及吴俊吉则在寿堂中招待贺客。

为了扩大庆祝，吴府包下襄阳城的大小酒楼及小吃店和客栈，午膳免费一律招待，所以，每家店面已接近客满。

吴府之前院中，早已搭蓬设宴招待比较有份量之贺客，此

时已有八成客，可见吴万财的确“面子大”。

午时一到，寿堂传出嘹亮的喝声道：“寿翁到！”

大厅内外诸人立即起身注视大厅。

立见吴万财红光满面的自大厅右侧拱门后步出，众人一鼓掌，他立即拱手道谢不已！

他长得又高又壮，虽然已经年登花甲，腰脊仍然似镖枪般又直又挺，配上那套寿服，更添高贵之气质。

吴万财走到那对大红烛中间，众人便停止鼓掌。

吴万财含笑道：“贱辰辱蒙诸位冒暑赶来，愧不敢当。”

立即有人含笑拱手道：“恭祝吴爷寿比南山！”

其余诸人纷纷贺寿。

吴万财笑呵呵的一直还礼。

厅外诸人自认不够格当面向吴万财贺寿，所以，大多数站在桌旁，可是，却有一位中年人行向大厅。

站在厅前的吴府管家立即上前，含笑低声道：“请止步！”

中年人一止步，便自怀中掏出一个锦盒。

盒盖一掀，立即珠光耀目。

管家颇为识货，立即陪笑道：“您是……”

“岳阳郑记！”

“唔！请！请！”

岳阳郑记乃是岳阳城最大的一家银楼，配上盒中这个以玉塑成之福禄寿三位老寿星，那位管家岂会再阻止呢？

中年人将锦盒递给管家道：“请！”

那名管家道句：“请！”便步向厅中。

不久，他已先行到吴万财耳旁低语。

中年人便站在他身后七尺远处。

吴万财一瞄锦盒，便瞄向中年人。

不久，他欣然道：“收下吧！”

管家便应是步向中年人道：“请！”

中年人踏前三步，便默默望着吴万财。

吴万财含笑等候中年人拜寿，那知，中年人突然自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再自纸包中抽出一物。

厅中之人不由好奇的偏头瞧着。

吴万财仍然含笑瞧着中年人。

那知，中年人一摊开那个物品，吴万财立即神色微变，不过，立即又恢复正常。

那是一件白色肚兜，可是，因为沾了血及年代已久，所以已经变黄，尽管如此，绣在肚兜上的那只凤仍然十分的清晰。

中年人指着肚兜凤嘴那两行字，念道：“万世千秋，财人永和。”

吴万财立即又神色微变，不过，又迅即恢复。

中年人放下肚兜道：“吴爷认识它吧？”

“不认识！”

“吴爷认识裘珍梅吗？”

“不认识！”

“可是，裘珍梅这件肚兜上之八个字，却是吴爷所提哩！”

“不可能！吾岂会做这种风流事？”

“三十年前的吴爷应该会有此雅兴吧？”

“吾一生未曾做过这种事。”

“请吴爷瞧瞧这面凤佩吧！”

说着，他立即自怀中出取一面玉佩，同时指着背面念道：
“珍梅吾爱：愿你青春永驻，万财谨贺。”

吴万财仍是含笑道：“众人皆知，吾未赠过凤佩！”

立即有不少人点头支持。

中年人收下凤佩，又折妥肚兜，沉声道：“裘珍梅说，吴爷的下体有一粒绿豆大小的朱痣，不知是否属实。”

吴万财尚未答覆，其长子已经叱道：“放肆！来人呀……”

吴万财含笑道：“明儿，别失礼！”

“是！”

“这位朋友可否赐知尊姓大名？”

中年人沉声道句：“泥土”倏然朝前滑去。

众人尚未曾会过意，不由一怔！

吴万财却扬掌及向右疾闪。

众人皆知道吴万财谪武，可是从未瞧过他露过身手，再想不到他会有此高明的身法，可见他并非俗人。

那知，他们刚眨眼，立听吴万财闷哼一声。

中年人赫然已经抓住吴万财的右腕。

吴万财刚闷哼出声，中年人已经疾撕破那件寿服。

吴俊明及吴俊吉立即疾扑而来。

中年人扬起寿服向后一扫，二人立即疾退。

“裂！”一声，吴万财之中衣和内裤已破。

中年人瞧着吴万财的下身一瞧，倏地疾点上他的“气海穴”，吴万财打个哆嗦，失声道：“你……你废了吾之武功？”

中年人朝吴万财的腰眼一按，便飘到他的身后喝道：“各自瞧瞧吧！这粒朱痣可不是伪装的哩！”

众人不由啊了一声。

吴俊明及吴俊吉并肩行来，立听吴俊明喝道：“你是谁？你为何设如此毒计谋害家父，速从实招来。”

“吾受人之托来揭发这件丑事，如今，证据充分，吴万财，你已经享足福，你应该受到报应了吧？”

立听吴万财叫道：“等一下！”

“你尚有何遗言？”

“你拿了别人多少好处，吾以十倍偿你！”

“哼！你把我瞧成什么人啦？让开！”

他仍挟着吴万财向外行去。

吴万财喝道：“泥土，你诬我为凶手，你还不放手？”

立见院中匆匆掠来三位差爷，只听居中那人朝厅口一站，便喝道：“大胆匪徒，竟然敢当众劫人，还不束手随本官返衙

认罪！”

中年人冷冷的道：“你们已被吴万财养得够肥啦！我不愿和你们多言，走开，否则，他立即没命！”

“这……”

吴万财喊道：“当真没有转商量的余地吗？”

“除非你承认干下这个案子。”

“这……”

中年人立即大步上前行！

吴万财忙道：“等一下！等一下！”

中年人立即止步。

却见吴俊明及吴俊吉双掌疾拍向中年人的背部。

中年人倏地向左一闪，那四道掌力便结结实实的劈中吴万财的背部，立听他惨叫一声，向前飞去。

鲜血更是猛洒不已！

吴俊明二人傻眼啦！

中年人一闪身立即又扣住吴万财的左肩。

吴万财呃了一声，吐血道：“你……够狠！”

“非也！是令郎二人急于继承你的产业，才会杀你！”

立听吴俊明道：“爹，孩儿不敢！”

吴俊吉接道：“孩儿急于救您呀！”

吴万财又吐口血，道：“你真是……泥土？”

“不错！”

“你真欲置吾于死地？”

“没有呀！是令郎二人下的手呀！”

说着，掌心已吐出潜劲。

“你……呃……呃……呃……”

中年人便挟他步向大门。

立见大门两旁有六人握拳蓄势待攻。

中年人置之不理的昂头步出。

立见三十余人自两侧街道远处掠来。

中年人冷哼一声，边走边道：“姓吴的，你若想留个全尸，你就吩咐他们退开，否则，我不会客气。”

吴万财喝道：“上！”

那群人却犹豫不决。

“上！吾可死，吴府之誉不可毁……上呀！”

那群人仍然不敢乱动。

中年人仍然稳步行向右侧街道。

倏听吴万财喊道：“明儿……呃……呃……上呀……”

吴俊明一兄弟牙，道：“爹，恕孩儿不能从命！”

“你……呃……你……呃……呃……呃……”

鲜血鲜喷！

血中赫然已包含黑色的碎肉，显然他的内脏已经被震碎！

中年人却有恃无恐的继续稳步前进。

吴万财连喘三口气，突然喊道：“逮住泥土，否则，不准